



六百匹马陪葬，埋下衰败隐患

在淄博临淄，有一处间接与孔子相关的历史遗迹，它便是东周殉马坑。东周殉马坑位于临淄河崖头村西、齐国故城的东北部，隶属于一处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和大贵族墓地群，目前附近已发现大、中型墓20余座。

殉马坑的主人被认定为姜齐第25代国君齐景公。齐景公年幼登基，在位58年，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，和孔子有着大半辈子的人生交集。孔子青年时代，齐景公曾多次向孔子请教政治话题，并差点委以重任。后来，参加夹谷之会，又再次与孔子交锋，算得上是孔子的老熟人了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临淄是座巨大的城邑，这造成许多历史遗迹相距甚远，往返着实不易。从1983年算起，殉马坑对外开放已有35个年头，几经辗转来到殉马坑时，我发现这里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展陈布局，都带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浓郁气息。

殉马坑展厅不大，除了殉马坑以外，便只有些今人的书法作品了。不过，当透过满是尘埃的橱窗看到累累马骨时，还是能感受到无比的震撼，甚至感觉不寒而栗。

工作人员介绍，展出的殉马坑只是一小部分，剩下的还没有进行考古挖掘，就在地下绵延处理着，全部殉马可达六百匹以上，举世无双。

齐景公可真是会享受的君主，居然舍得拿六百匹马殉葬。要知道，在春秋时代，战马就是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象征。战斗开始，甲兵纵横，驰骋冲击，以决胜负，步兵跟从车后，只起辅助作用。当时的“千乘之国”是指有千辆战车的大国。一辆战车配备四匹马，六百匹马足以装备一百五十辆战车，这几乎是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全部战力。

在展厅内可以看到，殉马按顺时针方向分两列埋葬，侧卧，脑袋朝外，昂首作行进状，呈临战姿态，前后略有叠压，排列整齐，井然有序，气势雄伟壮观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些殉马多数是六七岁的壮年马，统一杀死后，按照葬式排列而成。

瞧完齐景公的殉马坑，自然而然会想到秦兵马俑。可即使是以奢侈著称的秦始皇，陪葬的也不过是陶俑陶马，而且比这还晚280多年呢。难怪《论语·季氏篇》有句话说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”。国君靠不靠谱，老百姓是最有发言权的。

早年间，齐景公是个有理想、有作为的英明国君，曾经也和孔子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可惜最终没能逃过奢靡享乐、带领国家走向衰败的魔咒。显然，对此后的“田氏代齐”，齐景公应担负不少责任。

夕阳斜照，从殉马坑走出来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震撼之余更多了些惋惜。这样的心情，当年孔子也有过吧。

传授六艺，不如入仕更高效

《论语·为政》中，孔子用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”来描述自己的青年时代。30岁到40岁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黄金十年。从30岁到35岁，孔子在鲁国国都曲阜办学收徒，传授“六艺”，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稳定的收入，过着相对安逸舒畅的生活。

若是一切如旧，孔子恐怕最终不会成为“圣人”。公元前517年，孔子35岁时，鲁国发生内乱，他追随鲁昭公投奔齐国。齐景公是个有韬略的君主，他闻讯亲自带兵去慰问，并当场答应送给鲁昭公两万五千户人口和土地作为奉养之用，齐景公善待鲁昭公的举措在列国间成为一段美谈。

孔子对仗义的齐景公并不陌生。就在几年前，齐景公与晏婴一起出访鲁国，见到了以博学著称的孔子。齐景公向孔子请教“国小处辟”的秦穆公能够称霸的原因，孔子的回答是“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辟，行中正”。他断言，秦国要是能坚持下去，不仅能称霸，而且最终能成王道。历史的发展检验了孔子的判断，齐景公则从那一刻起，对这位有见地的青年才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风水轮流转，这回，要换成孔子主动结交齐景公了。这一年，对孔子乃至中国历史进程，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。孔子早年虽然也曾游历过不少地方，可都是出于学术考察的目的，而因政治游说而出国，这还是头一遭。

鲁国“三桓”叛乱逼走国君的事件深刻触动了孔子的灵魂。之前，他的心思几乎全部放在了学术研究上，每次学到新知识，总是难掩心中的兴奋。我并不怀疑，过去35年，教书育人、传承文脉才是孔子的初心。

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那注定不是安逸顺遂的时代。孔子意识到，世道变了，丢了秩序，家将不家，国将不国，关起门来传习“六艺”、大谈“理想国”已变得毫无意义。生逢乱世，要改变这一切，教化执政者比教化士族平民更有效。

孔子此时早已不缺钱、不缺名，他说游君王不求升官发财，而是真心为了百姓社稷，儒家“入仕”的基因大概就在此时形成。

维护世间秩序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时代选择了

■重走孔子之路④

入仕历练

□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在齐国，孔子不仅如痴如醉欣赏过韶乐，也开始了他人生一次重要的入仕历练。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，并想委孔子以重任，两人亦曾在齐鲁外交舞台上交锋，留下一段传奇佳话。如今，故人不在，只有齐景公的殉马坑还默默守着临淄城。莫忘了，想当年金戈铁马时，孔子也曾在这里指点社稷、气吞山河。



殉马坑



殉马坑附属墓出土的轮钮鼎(炊器)

短短八个字，戳中齐景公痛点

故人相见，无需客套。巧的是，这一年正好是齐景公在位的第三十年，齐景公政治上的而立之年。他第二次向孔子问政，孔子以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作答。国君要遵守君道，有个国君的样子，臣子守臣子本分，有个臣子的样子。同理，当爹要像个当爹的样子，为人子女的也有个为人子女的样子，不可乱了规矩。

八个字，黄口小儿都懂的道理，却戳中了齐景公的痛点。这话，孔子表面上是针对鲁国眼前的“三桓”之乱说的，臣子不臣，国君蒙羞，鲁国不正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吗？

同时，齐景公自身也有这样的灰色经历。齐景公幼年时，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，随后，崔杼扶持年幼的齐景公坐上国君宝座，独揽大权。齐景公本人在权臣的阴影下生存十多年才得以亲理朝政。

两方面因素叠加，听了孔子的回答，齐景公能不触动吗？齐景公连赞孔子说得好，直言真到了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那一刻，自己怕是有粮食也没机会吃了。

可见，孔子是有几把刷子的，虽然他年纪不大，但是许多事情能看得透彻、说得明白，反倒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对他有太多误解。

水有源树有根，言语有特定的语境。“君臣父子”哪是强调阶级雷打不动，分明是在提醒每个人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，不缺位、不错位。孔子要是活在当下，估计会讲医生要有医生的样子，教师要有教师的样子，律师要有律师的样子……当回到原点那一刻，我忽然有些迷茫：到底是谁思想保守？

后来，齐景公第三次向孔子问政，孔子答曰“政在节财”。孔子的回答又是为齐景公量身定做的。执政三十载，齐景公倒是能保持着复兴齐国霸业的壮怀激情，任用贤能，从善如流，不过，他却有个贪图享乐的毛病，喜欢大搞排场，大搞个人享乐。这一点，从他那座劳民伤财的殉马坑就能看出一二来。

孔子这次的回答可够直接的，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齐景公本人，丝毫没有畏惧权贵，担心失去靠山的考虑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帮闲文人、投机政客的区别正在于此。“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”，君子志在求道，眼中看的是大局，所以能直言不讳，而小人则只顾溜须拍马，捞取名利。单就“政在节财”四字，就可以说孔子是位无私的真君子。

心胸坦荡的孔子不仅没有让齐景公恼羞成怒，反而越发博得了齐景公的好感。齐景公心动了，想重用孔子，“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”。

只是，孔子注重礼教的观念与齐国务实尚功、极简主义的基本国策相悖，遭到了以国相晏婴为代表的众臣排挤。最终，齐景公对孔子只是以厚礼相待而不加以册封，会见孔子时只表示尊敬而不向他请教。

客观来说，晏婴是忠心为齐国考虑的，孔子的政治思想确实与当时的齐国土土不服，这才是孔子不得重用的根本原因。

孔子在齐国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，齐国成为孔子早年除了鲁国以外，待的最久的国家。临淄东边有座稷山，相传孔子到齐后，齐景公最终没有重用他，他壮志难踣，心灰意冷，经常登临稷山，以游山玩水解其忧闷。

头一次游说异国国君便遭受了失败，孔子心里自然不好受，不过，人生哪有这么多的顺风顺水。无论结果如何，经验也好，教训也罢，齐国之行对他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。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。

